



柴达木文史丛书
柴达木认知读本

5

青海海西州政协文史委编
张珍连 / 主编

H
anhai buhui wanjì



瀚海不会忘记



于佐臣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柴达木文史丛书
柴达木认知读本

5

青海海西州政协文史委编
张珍连 / 主编



瀚海不会忘记

Hanhai buhui wangji

于佐臣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瀚海不会忘记 / 于佐臣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6.5

(柴达木文史丛书 / 张珍连主编. 第5辑)

ISBN 978-7-5034-7709-6

I. ①瀚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94721 号

责任编辑: 李晓薇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甘肃新华印刷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总 印 张: 47.75

版 次: 2016年5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总 字 数: 844 千

定 价: 120.00 元(全6册)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于佐臣 山东青岛人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1966年参加青海生产建设兵团，先后在工程团基建连、水利连和农业连屯垦13年，后调大柴旦中学当教员。80年代中期，海西州委宣传部工作，任宣传部部长，并开始报告文学写作，与王贵如先生合著报告文学《奇人陈登颐》《新科屠夫状元》《西部绿色闪电》《西部大淘金》《跨越额尔古纳河》《橄榄色的太阳》《远山的呼唤》等。1994年，青海省委宣传部工作。1995年调青岛市档案局，从事档案文献编辑研究，担任青岛市历史学会副会长，青岛大学兼职教授。著作《青岛回归》、《旧梦残影》等书，主编《中国青岛通鉴》古代卷、近代卷和现代卷。任《崂山文化通览》学术主编。应邀为央视专题系列片《青岛要塞》撰稿人、顾问。

柴达木文史丛书
柴达木认知读本

第5辑

(纪实文学类作品)

青海海西州政协文史委编

张珍连 主编

难忘香日德

辛光武 著

未塑的雕像

杜连义 著

瀚海不会忘记

于佐臣 著

格尔木长镜头

强建设 著

柴达木文事

甘建华 著

大盐湖

张珍连 渔夫 著







柴达木文史丛书编委会

顾 问：沃 赛 旦却加 雷海兰 郭 清
张纪元 刘颜成 田知星 田云见

主 任：雷海兰

副主任：张珍连 刘国成

成 员：安尖措 闫忠伍 金德君 苏 果
雅拉落 寇顺贵

主 编：张珍连

总 序

青海省海西州政协主席 沃 赛

读者朋友，你现在打开的是由海西州政协文史委编辑的《柴达木文史丛书》。

在当下媒体众多，书籍繁杂，可供选择的读品很多，人们又常常感觉阅读时间很少这种情境之下，你能够选看这本书，我们十分高兴。高兴之余，也希望你能翻阅这套丛书的其他分册。

这套文史丛书，是我们根据政协文史工作需要，为繁荣发展柴达木文化事业，挖掘柴达木开发建设史料而选编的一套系列丛书。作品既重纪实性，又着眼文学品位，读者在欣赏纪实文学的同时，也可以增进对柴达木地方史特别是现、当代史的了解。

这套系列丛书，在本届政协任期内拟出4辑，每辑6册，总共出版24册。每册12万字左右，累计出版字数近300万。在人员有限的政协专委会，三四年时间中出版这么大的文字量，无疑是要做一番努力的。

按编者的最初设想，丛书名为“柴达木认知读本”，待编纂

工作纳入政协文史书籍出版规划之后,又补名为“柴达木文史丛书”。这套陆续出版的丛书,将选编作家、学者的作品,还原往事、记述历史、解析文化,反映中国西部柴达木及其成效卓著的开发史。

从前三辑书稿看,每一辑都可排出一个作家方队。其中,既有全国知名的作家,也有我省一些颇具实力的本土作家。他们的作品,很多是大家熟悉的,也有不少是人们未必熟悉但却非常值得一读的新作。

在已有的书稿中,一些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跃然纸上,半个世纪轰轰烈烈的柴达木开发建设进程,以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绚烂多姿,呈现在读者眼前。透过这些文字,人们看到的,是柴达木令人惊喜的变化;听到的,是柴达木人奋力前行的足音。

有位作者在评价这套丛书的编纂时说道,这是一种“文化自觉”。这可能是一种过誉。实际上,我们只是从存史、资政的角度出发,整理和挖掘文史资料,以便人们翻阅并从中查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。如果能为丰富和发展柴达木文化事业,走出一条文史资料搜集、整理、创新的路子,那我们将深感欣慰。

热切地期望读者朋友能够跟随作者的足迹,走进柴达木,认识柴达木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瀚海星空

001 / 我们耕耘两个田野

053 / 跨越额尔古纳河

083 / 橄榄色的太阳

102 / 远山的呼唤

118 / 严博士和他的钩海工程

瀚海和声

145 / 《柴达木》电视片解说词

168 / 行走在西部星空

瀚海片忆

175 / 小岛的那些日子

197 / 达肯大坂山下

217 / 记取瀚海精魂在

238 / 后 记

我们耕耘两个田野

走进八百里瀚海，你第一眼读到并为之震撼不已的是两个字：创造。大自然和人的创造，诞生了两个“富矿”，一个在脚下，一个在心上。柴达木的先人、后人，给柴达木的山山水水以命名的山之父、河之母们，给这片土地以生的腾跃、力的超拔的柴达木人，始终在躬耕两个田野：令觊觎者垂涎、令有识者折腰、令有为者感奋的自然之宝，还有与闪光的铧犁并举划破蛮荒岁月的人的精神。

柴达木，亿万年前曾经是一片汪洋古海。据地质学家考证，泥盆纪、石炭纪和二叠纪时期，柴达木盆地曾经三次被西南方侵入的海水淹没，盆地大部分成为浅海和滩涂。印度洋温暖湿润的季风，从昆仑山山口奔涌而入，这里雨水丰沛，植物繁茂……而在侏罗纪后期，由于青藏高原隆升，柴达木盆地开始了海陆交替、沧海桑田的变迁历史。终于有一天，古海退去，柴达木浓缩为湖盆，海水结晶为盐。“柴达木”变身盐的世界，这名字本身就是几度沧桑、陆海升沉的柴达木盆地发育史的

最好注脚，饱含了盐的成分，咸的水，咸的风，塑造了南昆仑、北祁连环抱的八百里瀚海。柴达木，是岁月摇动的一只金筛。它失去了波涛和浪花的梦都浓缩在其富有无与伦比的蕴藏中。岁月积淀的十几种矿藏量居全国之冠，湖盐储量百亿吨、几十亿吨、十亿吨以上的湖星罗棋布。绿洲如碧玉镶嵌在大漠深处……说到瀚海今天的巨变，柴达木人如数家珍，无限自豪。从海底石油世界说到察尔汗黄金般贵重的钾盐矿；从青海湖说到万丈盐桥；从海市蜃楼，六月飞雪，说到一步天险的昆仑大桥，湖滨新城。一部山海经，从湖侃到山，从盆底说到盆沿儿，鹰击八千里，玉龙三百万……即令如此，对于柴达木来说，依然是浅薄的瓯中一捧水，至今人们所了解的它的蕴藏只是个近似值。

瀚海，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，此道有常无常？谓始谓终？幸也悲也？它只知道自己曾经碧波万顷水光接天的过去，它只知道自己过去是海如今依然是海，耳畔依稀浪花喧嚣，戛戛鸥鸣，拥有海的疆域、海的深度、海的咸涩、海的帆影和泡沫，海上云卷云舒——海干枯了，但海的梦却没有干枯。

昨天，用木轮大车找路

柴达木盆地是我国地质考察活动开展最迟的地区之一。即使仅就青海省而言，在相当长的时期中，它也是最使人感到陌生和遥远的地方。早在唐代，由于唐王室和吐蕃王室联姻通

好及文成公主西嫁，地处海藏通衢的青海省海东、海南、果洛、玉树等地区已为人们所熟悉；13世纪开始的历次黄河源考察，撞开了日月山封闭的大门，把上述地区介绍到山外那个世界。但是，虽然与文成公主进藏相隔600年，考察者们的脚步却不比文成公主走得更远。人们仍然吟着“古道西风瘦马”的诗句望西兴叹：前途夷坦不可辨，穷荒如此谁复到？

博大、蛮荒的柴达木，3000年前曾孕育出灿烂的诺木洪塔里他里哈文化；穿境而过的南丝绸之路曾一度给它带来短暂的繁荣；戈矛与铧犁拓疆辟野的轰鸣，先民征战的旗帜硝烟，却未能使它冲破重峦叠嶂的封闭。在时代跨越了几个世纪之后，新中国的曙光才照临它希望的地平线。开拓者从东方来——铁蹄踏过日月山，可山下的瀚海，只闻驼铃悠悠，只见牦牛蹒跚，风啸沙走……路在哪里？没有路，柴达木的未来便只能永远与荒凉愚昧相伴，瀚海的希望之光就会变得黯淡，进军西藏就只能是军事地图上永远无法贯通的虚线。现实逼迫柴达木人和年青的共和国一起，从脚下没有的地方起步——

天路之父

还在“帐篷城”的年代，彭大将军和陈毅元帅就曾登临莽昆仑，深情地注视过脚下这片希望的土地。站在巨幅地图前，彭大将军曾用红铅笔从敦煌至格尔木画了一条线，又从西宁至格尔木画了一条线，然后久久沉思着……红线贯穿盆地，对

于大梦未觉的瀚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彭总的肩头刚抖去朝鲜战场的征尘,又在激昂地思考柴达木的未来了。

开国大典后的第19个月,1951年夏,一位戎马倥偬的将军率领进藏独立支队浩浩荡荡从兰州出发,向青藏高原进发。他们所走的路线与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和蕃之路大致相同。虽年代相去久远,其宗旨也惊人地相似:铺一条民族团结之路。他就是被称为“天路之父”的筑路将军慕生忠。1954年5月9日,青藏公路在格尔木动工开建。将军回眸检阅自己的队伍:一支骆驼队,六辆汽车,上百架木轮车,从甘肃招募的民工1200人,组成6个施工队。“咱不能再跟在川藏公路后面唱《二郎山》啦,要让全国人民听我们唱《昆仑山》!让昆仑山和二郎山呼应着唱!”

三年后,将军以他大气磊落的个性诗句讲述他怎样带领将士们高唱《昆仑山》的:“这不是生活的奇迹/而是新中国人民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补给不足/五道梁上找到了天然肉库。燃料缺乏/风火山下开出了露天煤矿。狩猎在开心岭上/钓鱼在沱沱河边。疲乏时/高原温泉去沐浴,饥饿时/开水泉上煮鲜肉……”

这不是诗,而是历史的画幅。透过这平白如话的描写,你可以想见当年的天路之父们是怎样从3000米的高海拔起步,用木轮大车寻找这块地图上的空白,向世界屋脊的至高处攀登的。

一位退休的筑路工人追述当年在五道梁的筑路情景时说:“……那次我们开了一次党小组会,传达指挥部的命令,商

量怎么解决粮食供给和队伍中流行的坏血病——慕政委把加给他的粮食都批给病号了,让大家出主意向荒山野岭要粮食。有人说没粮可以挖野菜打黄羊。从那以后我们见野菜野草就尝,果真挑出几种能吃的。不过也有人为了尝野菜,闹浮肿吐黄水,差点送命……吃了土生土长的野菜,坏血病竟然制住了,真是奇迹……”

1954年12月20日,从格尔木到拉萨的1227公里的青藏公路全线贯通。青藏公路开建时,慕将军曾率领筑路大军面对莽莽昆仑庄严誓师:“不平凡的事业是平凡的人创造的。”仅仅经过7个月零4天,千里青藏线就飞越世界屋脊,直抵布达拉宫墙之下。青藏线,如一根千回百折声遏行云的琴弦,可那些拼舍青春和生命拨动这根琴弦的人需要多大的胸怀和魄力!

阿吉老人

沿着木轮大车找路的辙印,更多探宝者的足迹,向大漠深处这个面积大约等于一个浙江省的瀚海西部延伸。木买努斯·依斯·阿吉,一位乌孜别克族老人,被称作柴达木“探宝者”的第一号尖兵。早在国民党马步芳时代,阿吉老人在新疆若羌的家被挑动民族仇杀的匪徒所毁,为了生存,他吆着羊群、领着妻子儿女翻越阿尔金山,闯进蛮荒的柴达木,为了升火、煮食,他发现了沥青块、盐湖,还有闪着金属光泽的石头——但荒凉与干渴迫使他又匆匆走出这片神奇的土地。60岁那年,获得解

放的阿吉老人领着追剿乌斯满匪徒的解放军骑兵团重返柴达木。1954年,国家石油管理总局在西安组建柴达木地质大队,百多峰骆驼组成的新中国第一支勘探队北涉流沙,向柴达木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进军,在路途迷失、饮水断绝的困境中,与刚刚完成骑兵团向导任务的阿吉老人相遇,从那时起,阿吉老人,这位神奇的行者便和勘探队员们一起,踏上了大漠戈壁的探宝之路。

西部,荒凉、神奇而又严峻。西部之山是漠风精雕细镂出来的。乘车在西部漠海里荡桨,你常常会因为大自然雕塑的雅丹地貌而惊叹,那感觉,就如西部诗人们曾高吟过的诗句:像古战场,战士已湮没,遗下巨大的头盔笼罩着不散的硝烟;像巨鲸竞驰,溅着岁月的波纹向你游来;像凝固的惊涛,霜染的丛林……富于传奇色彩的阿吉老人,西部的路以及与石油和矿藏有关的地名,都和他分不开。连他女儿的名字,也叫柴达木罕。人们说,他从地下捧出了一个西部的太阳。一讲到西部的油田和矿山,人们便会联想到这位蓄着浓密长须的乌孜别克族老人,想到他胯下的双峰驼和点石成金的手臂。

1954年盆地大勘探的第一年,柴达木的第一个储油构造面世了,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油泉子。翌年隆冬,柴达木的第一口深层油井从这里拱土喷油,日喷原油400吨,滚滚油河汇成了沸腾的油湖。当时,正值共和国贫血的肌体急待输血的时候。这个让西部瀚海春潮涌动的地方,就是后来的冷湖。1958年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消息:柴达木盆地发现了石油!随之,铅锌、硼砂、云母、石棉……睁开了睡眼,在

蓝天下闪现光彩,就足以使人们目不暇接了。从此西部走进诗境。钻机、炼塔、采油树、石油城、银裹玉嵌的盐湖、戈壁新城的灯火,一处处融入大漠深处的工业景观,沿着艰辛铺成的开拓之路挟风裹电般走来。

几年后,组织上准备专门拨给阿吉老人一辆汽车,可他回绝了:“在沙漠里赶路,汽车还赶不上我的骆驼呢。”有人建议给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吉老人开小灶,阿吉摇头回答:“出门背个小灶多不方便,还是怀里揣两个馒头省事。”上级宣布他为茫崖工委名誉主任,他赶忙去找工委书记:“我当个骆驼工就蛮好……”

1961年10月7日,阿吉老人溘然长逝。但在瀚海的记忆中,老人一直到今天还住在景色奇特的花土山,深情的双瞳望着尕斯库勒湖畔采油树的森林。在油香飘溢的林子里,飘曳着缕缕霞光,川流不息的车流在灯火的大海里疾驰……

南八仙的传说

“是那山谷的风,吹动了我们的测旗。是那狂暴的雨,洗刷了我们的帐篷。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,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。背起我们的行装,爬上那高高的山顶……”20世纪50年代初,一曲《地质队员之歌》响彻了八百里瀚海,成为柴达木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开发时期的标识符。继冷湖油田大发现之后,石油部青海石油勘探局调集4000人开始柴达木石油储藏大普